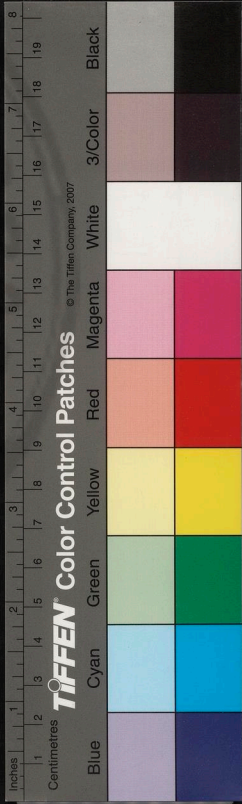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

吳越春秋目錄

夫差內傳

卷三

闔閭內傳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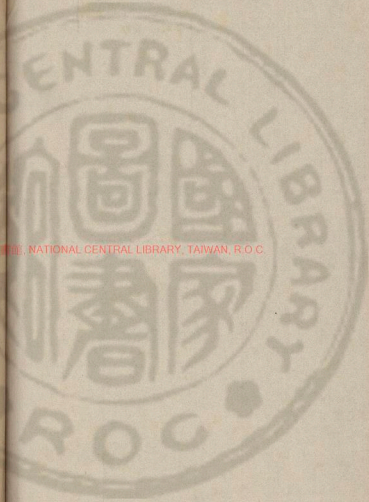
王僚使公子光傳

吳王壽夢傳

卷一

吳越春秋目錄

吳越春秋目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4895 v. 2





目錄終

句踐伐吳外傳

卷六

句踐陰謀外傳

句踐歸國外傳

卷五

句踐入臣外傳

卷四

卷四

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卷一

漢 趙擘撰 西湖寓客黃嘉惠閱

吳太伯傳第一

吳之前君太伯者

論語作泰伯

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

台氏之女姜嫄

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部炎帝之後姜姓封部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

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部部陶在京兆武功縣所

治豈城漢地理志作藥與部同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

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

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姪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

吳越春秋 卷一



©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終

句踐伐吳外傳

卷六

句踐陰謀外傳

卷五

句踐入臣外傳

卷四

句踐王無余外傳

吳越春秋卷一

漢 趙擘撰 西湖寓客黃嘉惠閱

吳太伯傳第一

吳之前君太伯者

論語作泰伯

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

台氏之女姜嫄

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部炎帝之後姜姓封部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

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部部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豈城漢地理志作藥與部同為帝譽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

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

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姪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

吳越春秋 卷一



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是也天猶令有之

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折疑當易而

避之詩云誕置之際巷牛羊腓字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

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詩云

鳥覆翼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

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相去聲

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陸地水高下粢稷黍禾藁麥豆

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遂疑當作逐高而居

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妍窮也營種之術三年

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

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后稷納姁

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放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

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慈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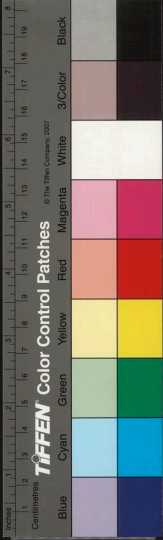
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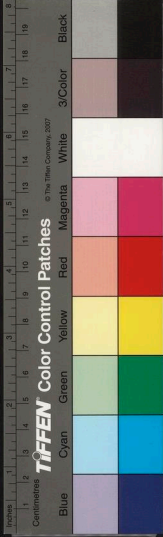
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

公亶甫慶節子皇僕皇僕子老弗老弗子毀隄世本

周世本作亞圉雲都皇甫謚曰雲都亞圉高子亞

父甫父通自慶節至是為八世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為狄人





吳越春秋 卷一

所慕薰鬻戎姁而伐之薰鬻孟子作獵鬻史記作薰青漢匈奴傳作鞮鬻音同

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

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

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國所所以養人者害人

以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

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幽亭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幽即邠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

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

攜幼揭釜甌而歸古公居二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

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

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季歷太姜生少子季歷即王季也季

歷娶妻太任音秦王詩大明篇摯仲氏任毛氏箋華國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列女傳太任摯

任氏之中女生子昌昌有聖瑞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嚙

丹書入于鄼止于昌戶共書云云此蓋聖瑞丹書文多不載古公知昌聖欲傳國

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

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

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遂之荆蠻斷髮文身

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

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

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蠻號曰勾吳顏師古註夷俗語發聲猶越為干越也吳人或問何像

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

千有餘家共立以為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

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

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

吳

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

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

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

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

按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

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尤命作伯於西

受主贊拒恩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

公之術業於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

濱而往西伯卒太子發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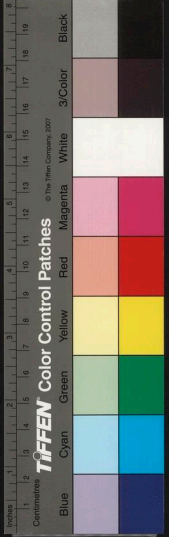
發武王名任周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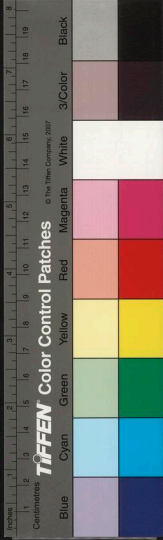
周公旦召公奭而伐

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諡古公為太王追封太伯於

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

即太伯故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為正





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柯相子疆鳩夷夷子餘

喬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史記世家熊子遂作熊遂

喬作喬廬作廬專作轉熊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畢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虞

公以開晉之伐虢氏甲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夢左傳莫公切而吳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

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史記正義曰吳王壽夢時與晉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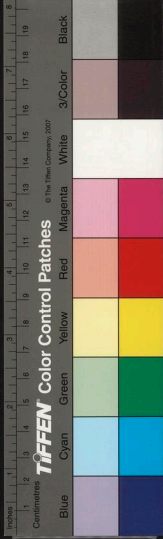
則吳王壽夢傳第二知對表王公史記正義曰吳王壽夢時與晉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壽夢元年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

魯成公會於鍾離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深問

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五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靈也適吳以為行人敎吳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敎吳用兵敎楚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非巫臣為行人也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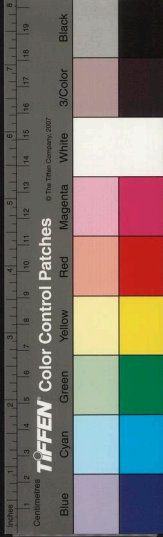


怒使子反將去聲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左傳十六年楚恭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歸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祭側界切次曰餘昧昧莫葛切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

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與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書壽夢卒杜預曰壽夢吳子之號諸樊以適適通作嫡長攝行事當國政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為襄公



身是春秋 卷一

二十五年此書止載
元年事餘皆不書
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
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
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
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
以國付我我不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
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
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
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爲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爲
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

復謝曰昔曹公卒宣庶存適子子者公子負芻殺

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也與

子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

曹之道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

卿而而立之迷逃奔宋明年又自宋盡致其邑與

不出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

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上之諸樊驕恣輕

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

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采邑

陵縣晉爲昆陵郡又
爲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慶

封數為吳伺祭祭當故晉楚伐之也吳王餘祭怒曰

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

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卒

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是

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圍弑吳子餘祭又年表餘

祭四年守閭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矣世家年

表皆在餘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說云餘

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年二十三年皆當刪

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也以効不恨士也即舉

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至乾

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

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

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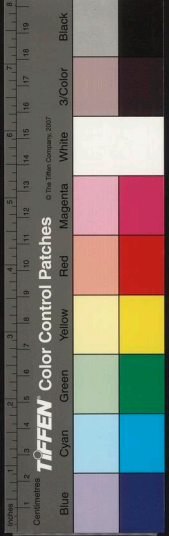
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

僚也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見左傳昭公十七年以報

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角舟名餘皇為楚所獲亦曰餘鱣光懼



因捨復得王舟而還捨字不通疑當作捨蓋揜其不備取之以歸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伍子胥者

楚人也名員音云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前名當作前入

舉即奢之父員之祖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卽位三年不聽國政

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

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

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

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

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絃矢卒音符忽遊貌倉卒也發豈

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

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史記曰任伍舉薈從以政國人大說遂霸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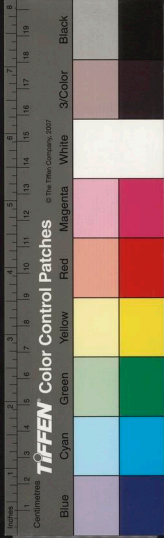
下威伏諸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

有臺在城內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

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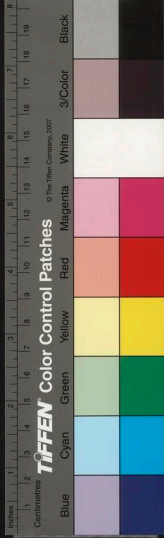
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

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稜氣也



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
 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
 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誹
 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
 也靈王卽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爲楚
 忠臣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爲太子太傅
 費無忌左傳作無極史記亦作無忌爲少傅平王使無忌爲太子
 娶於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
 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爲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

爲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
 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已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
 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備
 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
 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
 交諸侯將入爲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
 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斲骨肉
 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
 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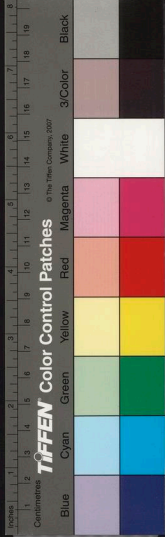
奮揚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爲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爲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爲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耻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卽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

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進奢爲國相封二子爲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爲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爲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爲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



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往中出。徼律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謀。何明於世。冤讐不除。耻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讐。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

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鳥選切弓。執矢去。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諡。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后入追昔也。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讐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



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讐，不與同城接壤；朋友之讐，不與隣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華氏華定

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

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旣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內應而滅鄭，卽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沂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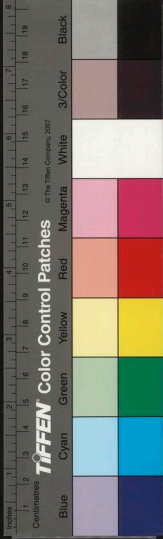


情事纒繞
如畫妙處
更得歌詩
點綴

吳越春秋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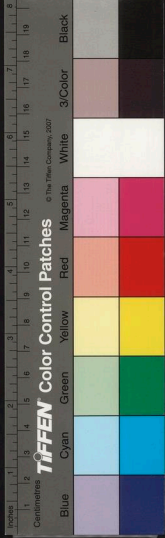
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
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卽止。蘆之漪。漁父又
歌曰。日已夕。今予心憂悲。月已馳。今何不渡爲事。寔
急。今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澗
澗當作尋。四尺曰勿。倍勿曰尋。之津。子胥旣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
色。乃謂曰。子侯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
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
盞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
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

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
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
百金之劔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劔。中有七星。價直
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今得伍胥者。賜
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劔乎。遂辭不受。謂
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
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
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
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旣去。誠漁父曰。掩子



之盜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簞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蹶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筍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

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翌明也。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



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與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稅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與，師用兵於比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與

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與兵，其義非也。臣固不

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

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左傳作專諸者，堂

邑。吳地，漢地理志為臨淮郡堂邑縣。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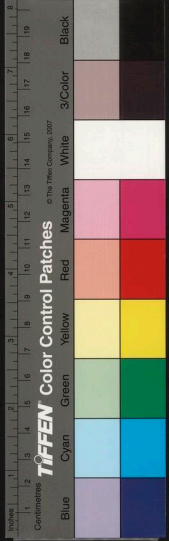
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

可當。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

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

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

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頰而深目，虎膺而熊



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爲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旣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立。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名逼。史記索隱曰。逼。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春秋作夷末。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爲使。去聲。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卽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

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劔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諗。擇言。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好。



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

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左傳昭公二十

三年楚太子建被母在郢吳太子諸樊人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暹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

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是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當是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

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俱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滅巢

及鍾離而還世家所記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

脾梁史記作之女與吳邊邑處女鬻爭界上之桑史記

曰小童爭桑伍子胥傳兩女子爭桑二家初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

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年表及左傳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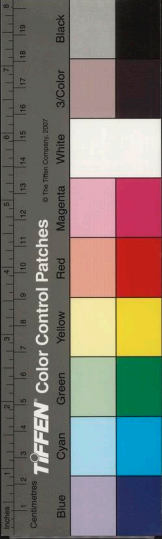
在僚十一年此書作十伍子胥謂白公勝即太子建

二年又以秋為冬皆誤惠王召勝歸楚使居邊邑服虔曰白楚邑名大夫皆

稱公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曰平王卒志不悉矣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

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二年此書似承世家之



誤 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家同喪作器字此書葬字恐是使公子蓋餘燭庸

庸皆王僚母弟 以兵

圍楚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

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

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

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

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

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

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

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左傳作窟窟室史記作窟 窟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

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

可不慎王僚乃被棠缺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

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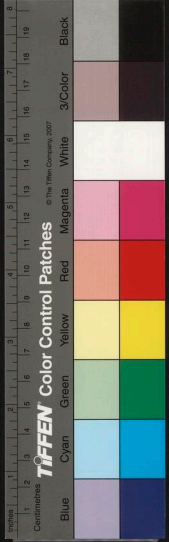
立侍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

裏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

諸乃擊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胸

戟有枝兵也周禮小穿周禮大馭祭兩軼註軼謂兩軼詩註曰車軸

大約同左
策世家語
互有勝



之尚賈穀者為耜較末之小穿容耜者為軋此言
 立較交軋謂較之立如軋之交倚專諸之胸也
 斷臆開七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
 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
 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
 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
 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
 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遺命哭僚墓復位而
 待公子蓋餘燭備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
 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庸奔

鍾吾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
 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
 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圍為楚
 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卷一終

吳越春秋卷一終



吳越春秋卷二

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左傳作闔廬
史世家同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

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

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

謂子胥曰寡人欲疆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

膝行而進
出莊子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

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

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繫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吳越春秋卷二

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左傳作闔廬
史世家同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

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

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

謂子胥曰寡人欲疆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

膝行而進
出莊子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

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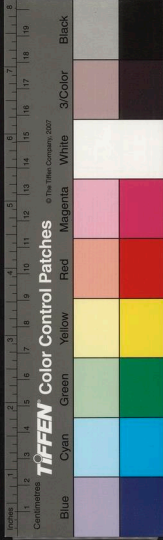
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繫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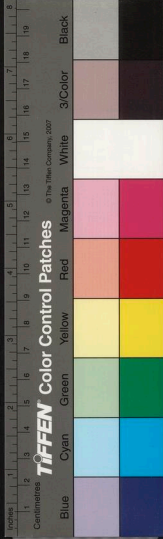
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爲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爲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澗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爲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與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

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隣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闔風也。史記神書闔閭風居西。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巳爲地戶。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閭門。以逼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



吳起春秋 卷二
門上反羽爲兩鯢鱗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
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
以成倉庫以具閭閻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備習術戰
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
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
閭閻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
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
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
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

曰子以善爲劍閭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
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
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
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
物至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經蓺服然後敢鑄金於山
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燦身以
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
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
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



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鏗中缺者。夫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為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費通作費。今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疊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白俱作伯。州犁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白俱作伯。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郢宛。當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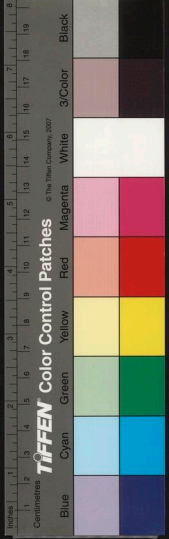
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白俱作伯。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郢宛。當郢



作郢誅此書似以伯州犂郢宛為一人按左傳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犂于郢春秋昭公二十
七年楚殺其大夫郢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犂
之子曰郢宛郢宛之子曰伯誼宛亦姓伯又別氏錄
吳世家曰楚誅伯州犂其孫伯誼事平王平王幸之
奔吳此云伯州犂號郢宛非也
常與盡日而語襲朝陸通切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
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
家以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郢宛之
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
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
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

知平王大怒遂殺郢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
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
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
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
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
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為
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
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
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

發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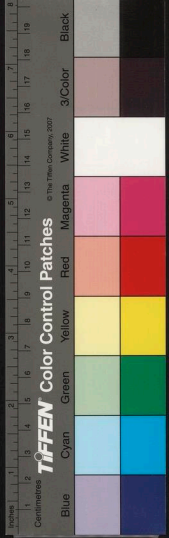


吳王夫差。卷二
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鸞。向。日。而。照。誰。不。愛。其。所。
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
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
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
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隣。國。恐。合。諸。
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
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
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

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
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及。夫。子。子。
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
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
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
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爲。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
要。擊。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
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
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





與走春私 卷二

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褐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神，神字下當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

數語解缺
于五

勇士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微色於我哉。

於是椒丘訢卒於卒首併於字 疑當作被詰責恨怒，並發瞋即。

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鬪，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

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蔚當作視，恚瞋必來也。慎無

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

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拚，要離

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

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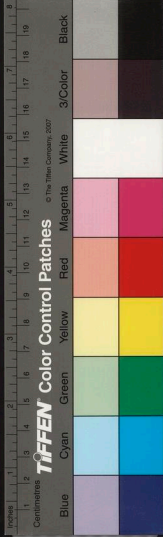
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

吳越春秋 卷二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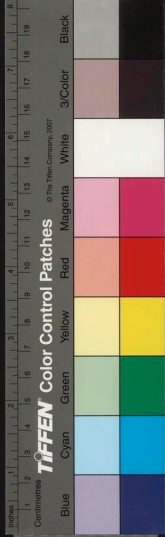
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訖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掉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訖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背。占者當作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

可快
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卽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聞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



魏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掉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

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吳起春和 卷二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爲
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
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
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
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
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
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
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鑿辯知孫子
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

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解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
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
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
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
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

豎尹切兵器所以蔽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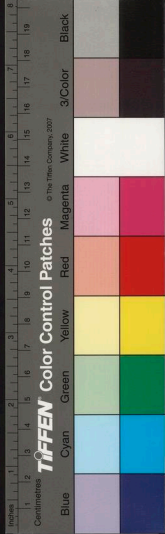
而立告以

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
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
子乃親自操炮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
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



吳起者，魏人也。卷二
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鈇，斧也。鑕，鐵椎也。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士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搗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

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備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卽江陵之紀南城也。孫武曰：「民



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與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伍奢，宿州犁，其都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隣國所笑，且鄰國伍之家出奔於吳。

吳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讐於楚，故彊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又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石為椁，題湊為中。題湊，棺木內向也。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



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
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閭閻之無道也乃去
而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
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越絕湖
崔作傅而問曰寡人
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
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
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
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
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

越王元常

左傳史記
俱作允常

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

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

殺父故閭閻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

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

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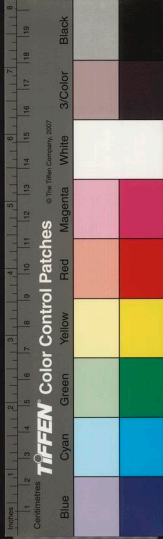
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

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

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

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是其一也薛燭對





吳越春秋卷二

曰赤董之山已令今字當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

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卽去一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湘若耶而取銅破董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口邪溪之鋌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歐冶死矣

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

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

卽侍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卽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

脊之誅是爲闔廬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爲三年何也六古國阜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潛在大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潛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素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

言遂伐破檣里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越始用師於越也是爲闔廬五年杜預解自此之前雖強專小爭未常用大兵檣里在傳史記俱作檣李檣音醜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檣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干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當言公孫不得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闔

於豫章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

吳王孫和

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土地之名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豫章也

其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破

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字巢以歸為質見左傳定公二年索隱曰當為閻盧七年史年表世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為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

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

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為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

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

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

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

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

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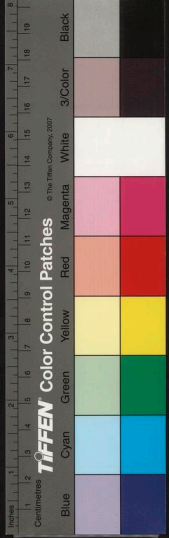
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

二文馬二馬名肅奕駿馬也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

年止之唐成成當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

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歸國

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願賞竊馬之



吳王孫和

卷二

十五

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絕口。蔡人聞之，固

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得歸，如晉告訢於子元與太

子質。左傳云：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為質者是。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

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

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有

謀。唐侯、左傳作秦侯，使其子乾為質於吳。三國合謀伐楚

舍兵。兵當作舟，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水為陣。漢水源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古江夏也。子常遂濟

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

山在漢陽縣禹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三不利自知

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

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

於柏舉。柏舉楚地。闔閭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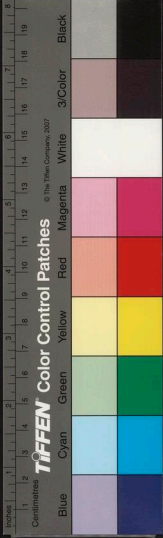
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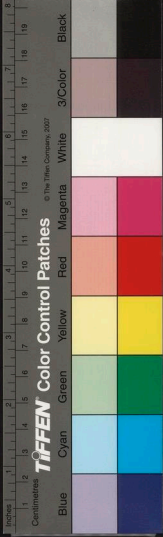
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

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師

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奔而擊

破之，雍滯。左傳作雍滋。五戰，徑至於郢。王追追當於吳寇





異起春秋

卷二

出固將亡與妹季芊

綿婢切楚姓平王女也

出河淮

河水出崑崙

同社頤曰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睢水出梁郡鄆縣歸道元註睢水出陳留縣西漢之問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蕩渠二說各不同

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淮濟江入于雲中

楚有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却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

圖經雲在江之南暮宿羣盜攻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左傳作王隱王以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鄆

音云江陵有鄆城楚昭王時鄆公所築今松滋也

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鄆公辛得昭王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讐也欲殺

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讐之者夫乘人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

季弟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

寶當作保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隨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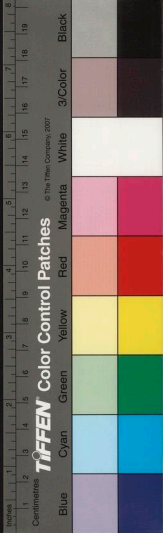
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攻若今有難去聲而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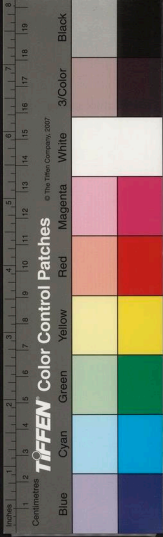
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

子期雖與昭王俱亡陰與吳師為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卽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畱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扶其目謂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卽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

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

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音橈小楫而行歌道中卽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故平





吳越春秋 卷二

十一

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僂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腫，踵足後踵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被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桓公誤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爲無道，封也。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栢公栢當作哀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

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讐。包胥曰：

臣聞吳德左傳國語皆作人德無厭，王不愛隣國，疆場之患，逮

吳之未定，王其取分扶問切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

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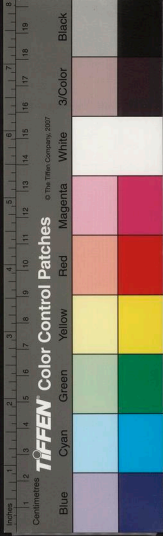
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

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於庭，倚牆

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爲之垂涕，卽出師

而送之。補至秦武公十年，秦子襄率華王育，乘勝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檇里興兵伐



吳越春秋

卷二

十一

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左傳定公五年越人吳吳在楚也六月申包

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

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卽會

之大敗夫槩卽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七月楚司

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

之唐從吳伐楚故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師敗却退

九月潛歸自立爲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

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谿亭

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闔閭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

淮澨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

父兄身戰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

亡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

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

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

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于戈西破楚逐

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

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讐加此者也行去矣吳軍去

後昭王反國徐天佑曰楚何其多亡臣也析公雍子子靈黃皇奔晉逃爲謀主楚是以有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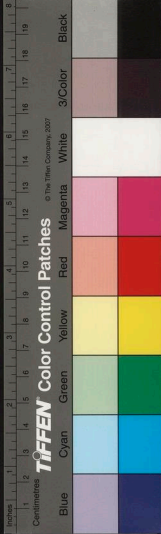
吳越春秋

卷二

十一

角靡角巢鄂陵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聲
 子有言益其爵祿而及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為
 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因讒口無罪而父子就戮此
 子胥之出亡所以報楚人鄂警其舊君而悼心焉是
 舉也隨與鄭亦真有憂而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泰
 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護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
 謂歟聽言者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
 犁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奸喜以辱楚
 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
 琴為楚作窮劫切疑當之曲以暢暢當君之迫厄之
 暢達之暢達當作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烈疑
 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

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切怛垂涕舉兵
 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雷兵縱
 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耻難雪幾危
 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悵音
 懷悵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
 悲貌能誇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於此
 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餉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
 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



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姬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求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姬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吳王復重爲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鱣者，自闔閭之造也。諸將旣從還楚，因更名闔門曰破楚門。復謀伐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

子波聘齊女

齊康公女孟十所謂游出而女於吳卽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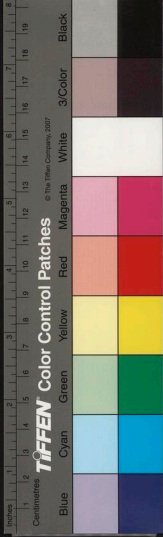
女少思齊，日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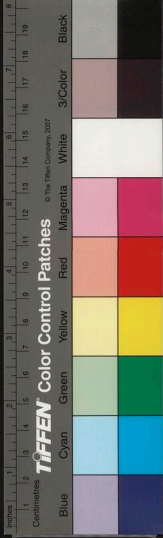
號泣，因乃爲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二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塚以望齊國。

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詳下

又則夫差爲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差。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

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





吳越春秋 卷二

子胥曰臣聞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

失侍衛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疑衍之子夫

差闔閭曰夫夫下當有差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

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

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太

子屯兵守楚甯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

平昌南城宮在長樂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

華池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

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且食

鰓山越絕作鰓山畫游鰓臺射於鵑陂馳於游臺興樂石

城在吳縣東北吳之繁宮越王獻西子於月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田獵之地也斯且

闔閭之霸時於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音婆陽為鄱陽

縣屬九江郡今饒州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為仇敵吳

自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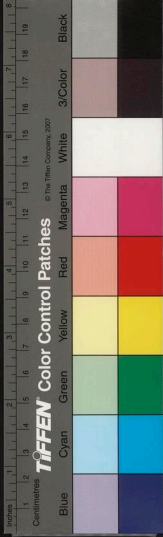
七奔命而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則之臣伍員伯

嚮為之也其間釐馘棘榑麻五邑之役與庸浦臯舟

戰此書皆畧而不載云楚懼吳兵復往乃去郢徙于

蔞蔞為若字誤當作都按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焉崇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於是乎乎遷郢於都史世家閻廬十一年吳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十一年卽定公六年杜預曰

終繫閻廬子夫差兄史以為夫差索隱謂名異而之



吳越春秋卷二終

詳孰是都音若服處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

日楚邑今襄陽也北威齊晉南伐於越左傳定公十五年

之謀西破疆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年吳伐越句踐

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幸於陞史世家年表皆記之

閻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略其事

吳越春秋卷二終

吳越春秋卷三

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犢弓註夫音扶差切皆切穀梁註同北伐齊齊使大夫高

氏當是高無字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虛民

人離散齊以吳為疆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

國入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

師即還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儼師伐齊十年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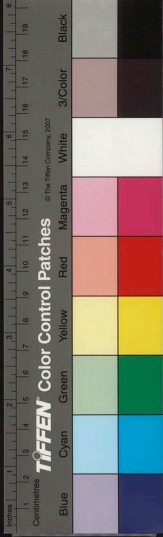
子傳來復儼師是為夫差十年十六年也此

二年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

二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

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

致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吳越春秋卷二終

詳孰是都音若服處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

日楚邑今襄陽也北威齊晉南伐於越左傳定公十五年吳伐越句踐

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年吳伐越句踐

大敗之闔廡傷將指還幸於陞史世家年表皆記之

閻廡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略其事

也何

吳越春秋卷二終

吳越春秋卷三

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犢弓註夫音扶差切皆切穀梁註同北伐齊齊使大夫高

氏當是高無字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虛民

人離散齊以吳為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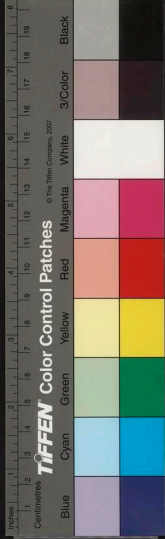
國入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

師即還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儼師伐齊十年吳子使來復儼師是為夫差十年十六年也此

二年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

二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

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致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吳越春秋 卷三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

書合史世家乃書之

代齊是為夫差十二年與傳

夫差十一年誤也

越王聞之率衆以朝於吳而以

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

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吳也

乃敢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僞

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

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

適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

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

鮑氏而還

鮑氏鮑叔也屬其子改姓

太宰嚭既與子

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爲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

曰寡人知之未與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晏

牙晏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

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

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

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

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

史記子貢傳作田常

因謂曰夫魯者難

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為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來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

犯子貢傳犯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違。越絕及子

作主違作都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

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

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為擒必矣。今君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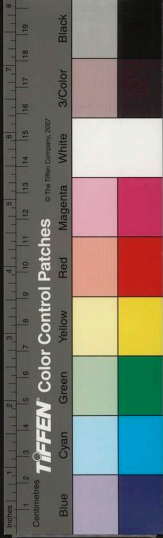
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

無疆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

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

有疑我之心，為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為君

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



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
 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
 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竊為君恐焉。且夫救魯顯
 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亡魯，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
 字上有勇在二字，為是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
 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
 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
 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
 夫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

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
 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
 幾乎。惟幾乎越絕作
 其惟臣幾乎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

重器以喜其心，無惡甲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
 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
 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王
 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
 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為魚鼈。國語鼈下
 有解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



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

作以疑請者是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

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唇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

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

臂，越絕作整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

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

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

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

存亡國舉，國語舉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

曰：夫吳王為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

子貢曰：臣觀吳王為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大臣

內引讒人，益衆。夫子胥為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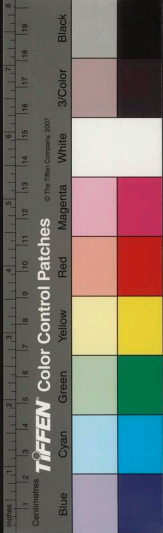
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為國，其身

死而不聽。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

內其身，善為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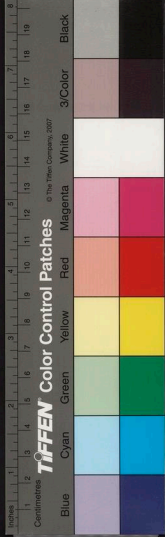
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

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劔一，良馬。子貢傳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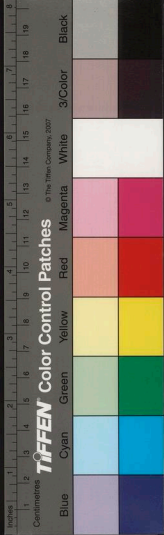
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遁逃出走，棲于會稽，國爲墟莽，身爲魚鼈。越絕鼈下有解字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遁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



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
 之子貢曰修兵伏卒子貢傳伏作伏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
 返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
 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
 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
 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
 鑪音歷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兩鑪音吳
 鑪音屬山出金音殖吾宮音糝流水湯音商越吾宮堂後
 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爲寡人占之

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
 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鑪蒸而不炊者大王
 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
 朝諸侯也兩鑪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
 越宮堂者隣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
 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
 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
 晝夢爲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
 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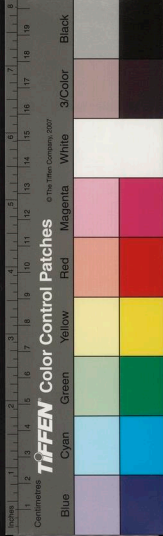
吳越春秋卷三

弟越絕長城公弟
作越公翁子

公孫聖聖爲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暗人至卒得急召滄泣如雨公孫聖仰天歎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

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倥倥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鑿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

游宗加白
口長夜數
字酸槍捺
人



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銀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搗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越絕盲作甬，僮作當者是。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憤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畚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

以葬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極。提我至深山後世

相屬為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一名蒸山，又名

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飛

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為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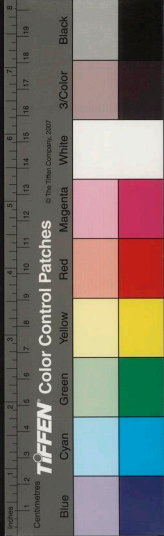
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

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乃從勾踐之師，伐

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眾，奉師千里，百

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

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



外復求怨。微幸他國。猶治救癘。古禾切。疥而棄心腹。

之疾發當死矣。癘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

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率病

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

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

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

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

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

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

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

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

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

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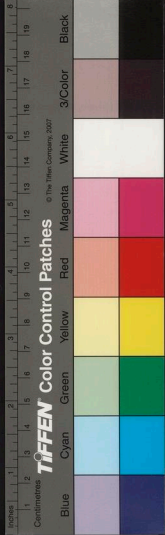
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

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

志并慮。一謀寡人。與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

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

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于艾陵。齊地。



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與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侵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為子西結彊讐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漢書項羽傳斬將艾旗，賈計策。若艾草菅並音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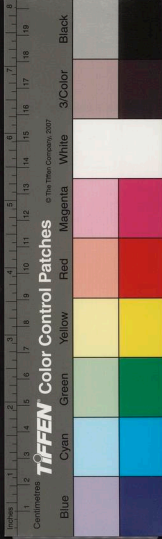
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擒。員誠前死，掛子胥。



挾傳作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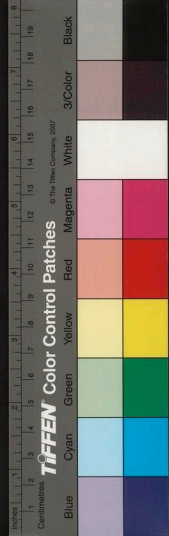
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王置酒文臺之

上羣臣悉存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爲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如何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羣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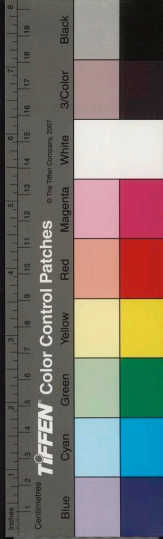
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怒曰老
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吳國寡人以
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討無沮吳謀子胥曰今
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
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
臣參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
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江淮自致於斯前王
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讐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
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

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
使人賜屬鏤之劍屬鏤劍名鏤力俱切又力候切子胥受劍徒跣蹇
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為汝父忠臣立吳設
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
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為墟庭生蔓草越人
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
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
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
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我外之



與趙春秋 卷三
 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為友，遂伏劍而死。」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錢以死。是為夫差十二年。此書載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役在氏，連書之耳。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植。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

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愆，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譏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為二子胥。」



吳王夫差
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

伐齊闕

闕義與闕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

爲闕溝於商魯之

間北屬

國語作沂者是

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

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

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

之恐懼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且懷丸持彈從後

圓而來衣袷

袷當作袷袷也

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爲袷

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螭之聲

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攜撓長吟悲

鳴自以爲安不知螻蝦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覆其

形夫螻蝦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排

徊枝陰跖蹠微進欲啄螻蝦夫黃雀但知伺螻蝦之

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踏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

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培其旁闇忽培中陷於深井

臣故矜體濡履幾爲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

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后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

者魯承周公之木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隣



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還死士出三江之口。三江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入五湖之中。五湖一說黃湖遊湖香湖梅梁湖金甌湖也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滈湖就太湖而五虞翻云太湖之水通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

子友於始熊夷。

始當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始熊夷吳郊也

通江

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舟即餘皇吳

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

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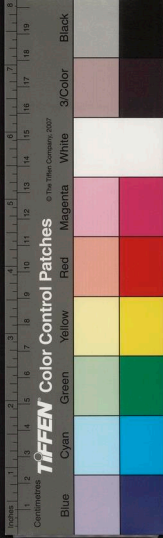
孰利。王孫賂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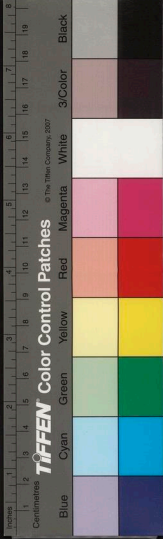
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

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音飼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

火於造閭。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閭廬

成于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





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短矢韋昭曰矰名望之若茶周禮望而茶白也註韋韋遠眠之也如芽莠之色詩有女如茶箋茶英茶也孔氏曰茶是芽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

王親秉鉞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

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

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國語作董褐請事董褐晉大曰兩軍邊國語作假兵接好日中

無期今大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

亂謂先期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甲弱約諸侯亂次之故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

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攸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范

行蒲服詩匍匐救之檀弓作扶服其義皆同言盡力也不肯長刃徒以爭疆孤

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疑衍在今其不得事君命命字當作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

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

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
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
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
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鞅
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為先老可長以盡國
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
幕而會三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前字下有鞅字晉侯
次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
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即禹貢所謂
尚方在江夏郢竟

陵縣東北今荆門長林縣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為害

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

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劔挺鉞與楚昭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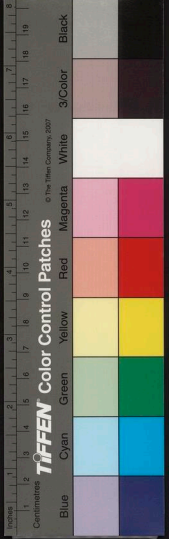
逐於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哀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作鑿

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

被甲帶劔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

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

歲遂緣江沂淮緣當作沿順流而下沂逆流而上開溝深水出於商
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



吳越春秋 卷三

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竇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阼以增號諡

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 池字上 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 吳王還歸自池 昔有黃

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與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

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

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

地勾何章甬甬江東東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吾章縣東海中洲也今鄞縣境句首勾又九具切吾

與君為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一飯如越

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

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

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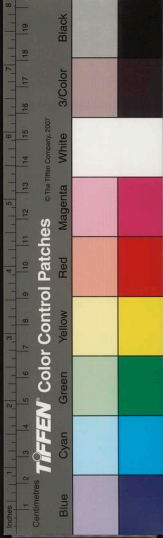
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魯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一再伐吳二十年越

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

傳止云侵楚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為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即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

也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



墓焉情應
似憐似怨

吳越春秋 卷三

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

山別

名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

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

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倖俚也

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

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取子胥

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

江上因命曰胥山寰宇記亦同

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撥而食之謂左右曰

何冬而生瓜近道人

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

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

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

子胥所謂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

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

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

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卽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

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

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

得字下當有事字越絕云今寡人得那誠世世相事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

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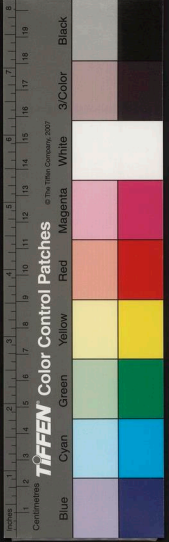


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

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我，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

徐天祐曰：夫之言忘父之讐，釋越不諱為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囚辱吾君，與君夫人，使塗芻糞，馬給水，除糞，猶為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赦越為大過，種也無乃夫辭乎？

越王謹上，刎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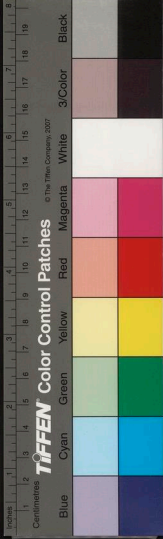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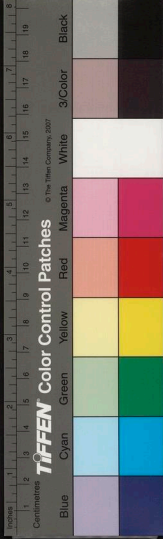
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大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

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

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

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曰。史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為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而越夫。固無恙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何其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後至於亡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實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為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教天下。於是乎失刑矣。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觀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繫。





吳越春秋卷三

國語組字以畢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

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

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差冢在猶

去縣十七里索隱曰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越王

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臣一隲越絕曰土以葬之宰

語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語之死者五日掩夫差

妻子曰殺夫差而戮其相曰殺太宰語戮其妻子曰

禽夫差而戮太宰語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語妻子

死所也常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何以

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恆之事終之日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善晉霸越楚也斯言也乃

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二

者所載未必盡實宰語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

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語死於

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家墓如巫臣要離

干將之類皆共載圖志獨不及宰語家何也

吳越春秋卷三

終

二二



吳越春秋卷四

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越之前君無余者

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經善無餘

禹之未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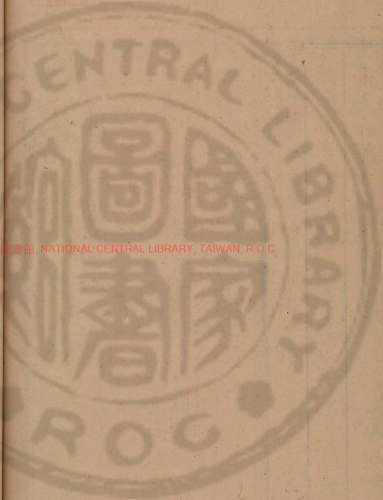
帝王世紀曰鯀帝顓頊之子字

器連山易曰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帝顓頊世亦以鯀為顓頊子漢律歷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通鑑外紀從之古史曰太史公以此書以為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以為五世孫近得後者可以通子孫言之也 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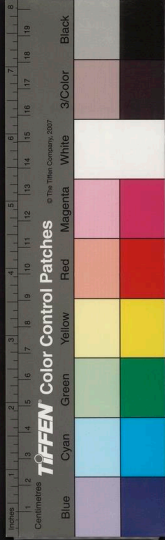
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

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

世本日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審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修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意發而生再名文命字密

再為名張晏謂禹為字今並存之家于西羌地曰石

紉石紉在蜀西川也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元和

郡縣志禹汝山廣柔人生於石紉村水經註縣有石紉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帝堯之

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瀆九州闕塞四瀆壅閉帝乃

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良

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帝靡所任四嶽

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尚書堯

命見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毀族正義曰負音佩四

遠也鯀性狠戾違負敎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

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

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天

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亟鯀于羽山

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鯀投于水化為黃能或作熊因為

羽淵之神左傳昭公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

熊以入于羽淵杜預解熊音雄獸名亦作熊如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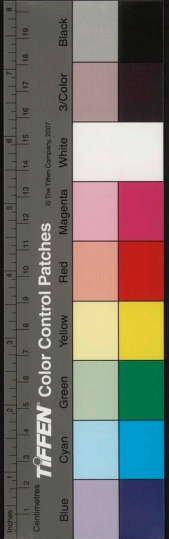
音奴來切三足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

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鼈類作能者勝也東海

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豈鯀化為二物乎舜

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

舉爾嗣考之勲禹曰兪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



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

甄字不通疑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

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

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

號曰宛委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

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

珠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

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

水使者問帝使丈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

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輿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釜謂之

覆釜山一名釜山隴亦作釜史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為合諸侯符契圭璋而朝之於釜山在媽

州懷戎縣北三里非此之釜山也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

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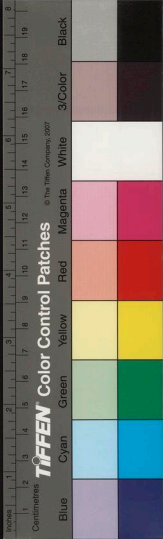
矣禹退文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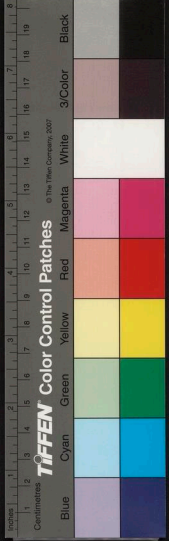
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徐天祐曰禹未嘗雨至越其至越在會計之時非治水時也禹

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禹貢云作于有三載

乃同或者以為此禹治水之年通餘九載言之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

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然則禹之成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請勞身焦思七年功未及





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使禹之
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始知通水之理不已既乎諸
若此類蓋復返歸嶽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
傳疑尚矣羅羅堯丘以行川始於霍山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與
逢切岱衡與霍皆一山二名

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
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
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
未娶行到塗山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
州巴南善江州三塗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
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令諸侯于塗山杜

預解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
山銘序曰禹穆巡追遺法復會于足然則禹與穆
工皆嘗會諸侯於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也若禹之
所娶則未詳何地水經注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
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廣雅雍並言禹娶
於北越絕等書乃公禹娶一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
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郡志所載不同蓋會稽
實禹會諸侯計功之地非所娶之所下文兼載白狐
九尾之歌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

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
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龜
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
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

甲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禹行十月女嬀

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夜呱呱啼泣禹行使太章步

東西豎亥度南北淮南子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豎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許

慎曰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

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烏格切笑聲

啞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

死命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

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史

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而見縛人

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

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

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帝統

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

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

絕迹西延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鄯州龍支縣界南踰赤岍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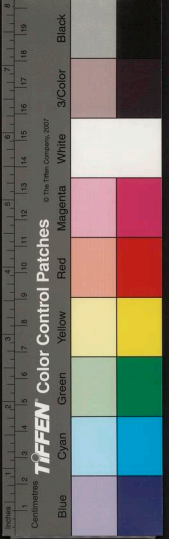
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北過寒谷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

鄒子居十吹律而溫氣至左徊崑崙崑崙說曰崑崙

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

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閩風上曰層察六扈

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歸羗西即河源所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脉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杜佑曰在沙州

西八十里其沙隨決弱水於北漢地理志弱水在張掖郡刪丹縣柳宗

元曰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青泉赤淵分入洞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曰弱

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戎縣西南今平州之南疏九河

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

關伊闕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曰伊闕平

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兪以固奠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

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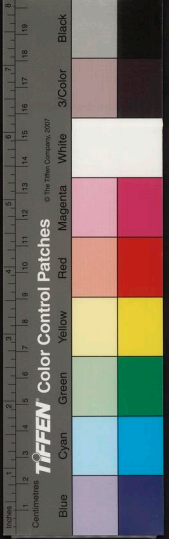
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

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史記註劉熙曰今頰川陽城是也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

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

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

方羣臣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眾示天下



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慎慎當
 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
 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
 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
 歸父而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
 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
 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
 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
 為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為法度鳳凰棲於

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仰於澤遂已耆艾

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羣臣

曰五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墨子曰禹

葬三領桐棺三十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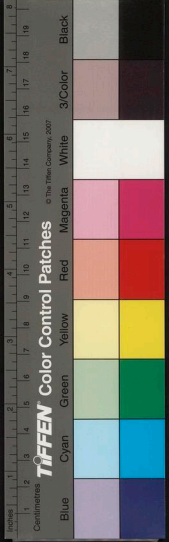
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禹崩之

後衆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為民田

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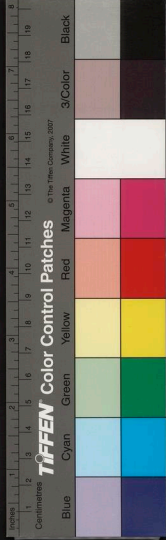
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啟

於箕山之陽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北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



帝禹子也啟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
 悉九州之士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
 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
 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
 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
山上有
 再井禹祠相傳下有華鳥耘田也水
 經註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
 祭祀之費乃復隨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
 余質林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
 稽皇覽曰禹家
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

轉從衆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
 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嚙嚙指天向禹墓曰我
 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
 爲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
 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
 安集鳥田之瑞以爲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
 號曰無壬壬生無暉暉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
 暉卒或爲夫譚夫譚生元常元常
作允常立當吳王壽夢
 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越世家二十餘
世至於允常高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呂氏春秋高誘解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鄉人按鄒本鄉子之國此云楚之鄉人蓋鄒為楚所并爾又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范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徐人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翁司馬司空之比今按大夫官名如以為姓也則大夫入臣於吳羣臣皆逢同大夫臯如等豈皆其姓耶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祖餞行也軍陣固陵范蠡教與城也水經

注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大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與袁

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社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



辱耻爲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

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逢同曰何言之

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史夏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索隱夏臺獄名夏曰均臺

皇甫謐云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地理志河

地在陽翟美里城西伯所拘處此云石室疑卽所囚之室也姜音西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

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

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已以得天道故湯王

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

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災變異不及於民

豈况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曆

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

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

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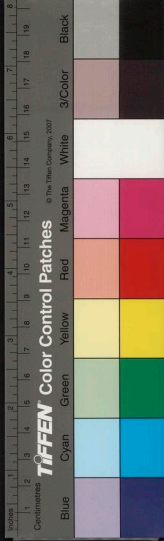
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

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

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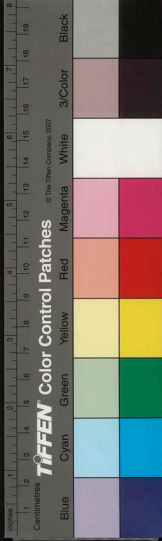
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

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獲當作於敵人之手身爲傭隸



玄狐大公牛韜曰商王拘厲伯昌於羗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十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夫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駒虞之乘玄玉百發大具白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金獻紂輔臣結以免西伯羗里之囚此云玄狐當作玄豹輔臣結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剗之利昏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隆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

地走春禾
 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此下當愧有知字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耻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五帝德厚而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涕泣而受寃行哭而為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



吳水者亦
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

哉。大夫計硯。

越絕硯作硯，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註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裴駰案：范

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士公子也。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蔡謨曰：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研聲相近。而相亂耳。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悞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

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

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阜如曰：

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國

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

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任肩音，研註

亦作大言，一人足矣，何必從心所欲，大命羣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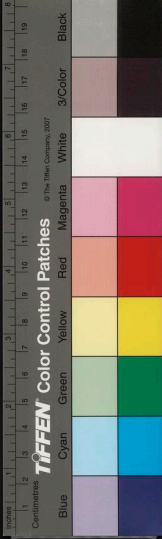
大夫曳庸。左傳作后庸，國語作舌庸。曰：

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

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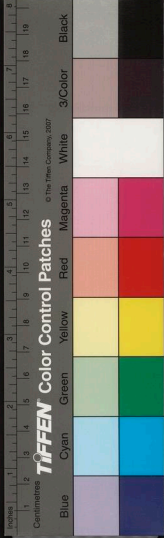
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

者盡忠亡者為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



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去聲者，臣之職也。吾願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評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亡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願下當有聞字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

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耻肩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去聲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



身走春水 入卷四
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
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
臣之事也。大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
勞，動軀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
味，國富民實，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碗曰：候天
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
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
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
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

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

於心胸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

人乃據船哭，顧鳥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

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號號當，翩此翩此集洲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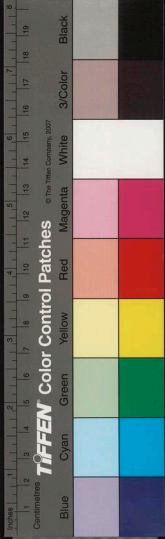
今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此此今往還，妾無罪

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飄飄比楚兩音獨兮西往，孰

知返兮何年。心悒悒憂也詩憂今若割淚，法胡犬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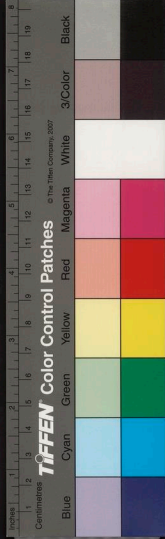
流流今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

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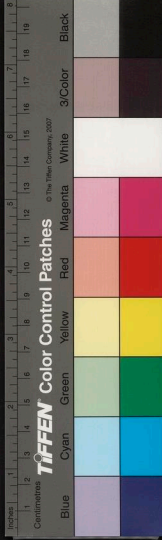
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
何幸。幸當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
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
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
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
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翻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
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
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
裁加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

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
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
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燦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
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音灼生。以射之。豈况
近卧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
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桂楸。此乃厨宰
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
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
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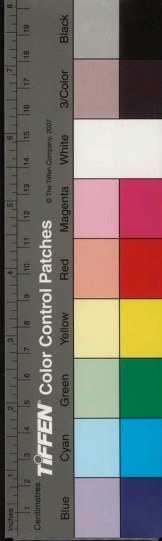
吳越春秋 卷四
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
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
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
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
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爲天下笑而子及主俱
爲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
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
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
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

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
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
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旣不移其志吾復
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
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焦頭夫人衣無
緣之裳施左關之樞夫斫判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
三年不愠怒而無恨色吳王登遠高望見越王及夫
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
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



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
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
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
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
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
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
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意也越王聞
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
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

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
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
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
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
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其非天網四張萬
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
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
爲湯所誅殷爲周所滅今大王旣囚越君而不行誅
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



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
 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
 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
 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
 室宜早圖之後必為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
 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固割
 燕所至燕所至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目夷曰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
 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君敗而德存今大王誠

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
 愈方為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出當作坐石室召范蠡

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

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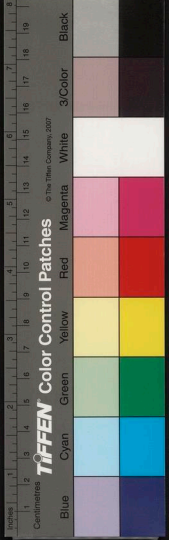
不死明矣到已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

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

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

數色角切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

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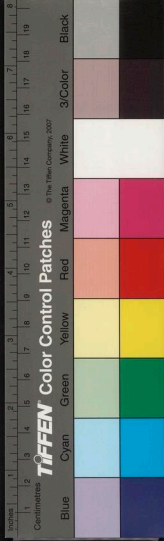


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
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卽入言於吳王
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平聲下同太宰嚭奉溲惡以
出溲所九切惡過各切下同溲卽便也惡大溲也逢戶中
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卽以手取其便
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
至已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
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
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

千古笑端
然憑自奇
穢難壯

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
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
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
皆食岑草以亂其氣會稽賦註岑草藪也菜名藪之
小有臭氣凶年民斲其根食之
會稽志叢山在府西北
六里越王嘗採叢于此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
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
日爲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
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
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畱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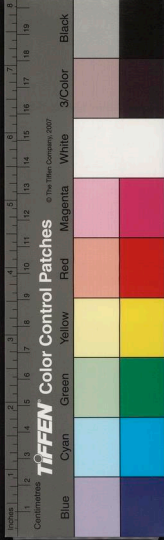
吳王夫差、
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干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咸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旣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謂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其當作不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爲人臣。不仁不慈焉。於度切何也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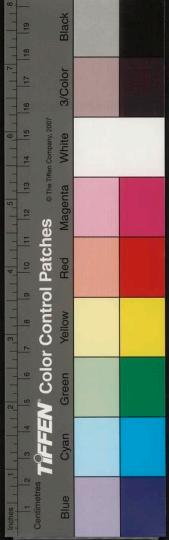


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
 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
 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
 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
 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
 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
 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昧徒結切日昃也梁元
 帝纂要曰在末曰昧
 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夫王

勿疑直眠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
 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
 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關
 千文選註關
 千多貌於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後七年正與
 歸國皆尾三

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
 及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負天故





吳越春秋卷五

吳越春秋卷五

千文千文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千文千文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千文千文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千文千文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千文千文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千文千文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千文千文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千文千文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千文千文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千文千文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

吳越春秋卷五

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

國語勾踐與范蠡入臣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

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

願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已巳之日時加禺中

禺音禺禺

是謂禺中對干昆吾是謂正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

吳越春秋卷五

吳越春秋 卷五

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十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

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入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

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濱按越舊經炭濱在會稽縣東六十里

越絕曰勾踐稱炭聚載從炭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

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

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

可以興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

公營城周維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疆敵收

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

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耻因結吳宮幸來

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

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邠而德彰於夏豈

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欲字下當有立字國樹都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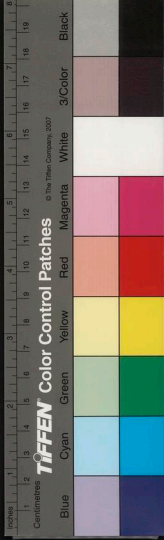
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以岐反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於

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

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

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

象地戶



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越絕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蒙宇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林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止當有五字帝處其陽陸

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偏天地之壤乘東

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

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

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

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

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層同冠

其山巔以為靈臺水經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起離

宮於淮陽越絕曰離臺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丘又越舊經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二里

宿臺在於高平越絕宿作指云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在高平里越舊經中宿在會稽縣



東十駕臺在於成丘越絕駕臺立苑於樂野越絕曰

獵之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越絕曰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既曰齋臺無稷山

臺在於石室越舊經宴臺在齋臺在於稷山被越苑

游也休息食室於水厨以備膳羞也越王乃召相國

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

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

而言子胥曰越紀網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

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

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

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

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

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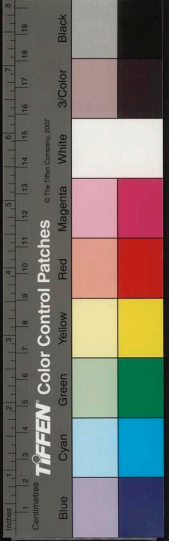
是四宜王相兼去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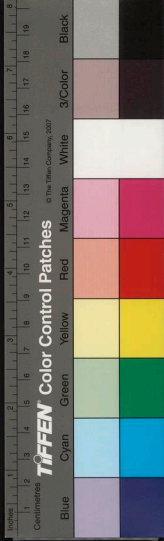
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

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

卧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

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掌之不絕於口中夜潛





吳越春秋 卷五

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

氏箋葛所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

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

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獻吳王。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

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

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

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

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魯國下縣南有姑蔑。秋，越城越之，姑蔑至秦屬會稽，爲大末縣，今衢州。北至

於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

樵肥

種索葛布十萬，苴密九党。

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苴權爲越，椒今此書無九權二字。許下文苴密之類，皆以數計，則苴密當作九党。玉篇：苴，文切。苴也。此党

誤。文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廩。

廩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艘，全

文作艘，音騷，船總名也。或作艘。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當

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

國子胥聞之，退卧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

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

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

采葛一服
至今流範
樂府

吳越春秋 卷五

五

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

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春秋曰。乃作若何之歌。會

稽賦註亦引此書。曰。乃作何苦之詩。葛不連蔓。莖台台。音我君心苦

命更之。擘膽不苦。其如飴。事類賦及越書經所引皆作未若飴。令我采

葛以作絲。文選註引采葛婦詩有饑不連食。曰。體疲一句。此書無之。闕文也。女工織

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

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

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

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

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

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

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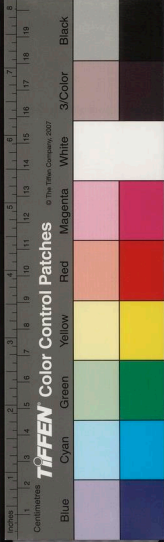
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

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歛。則與之。無多臺游

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

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歛。則奪之。多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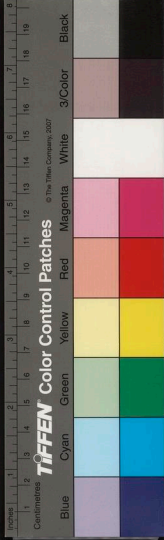
臺游以罷音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詳文意上。文與之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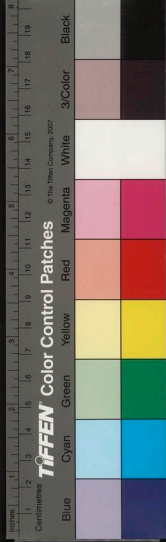


奪以下當有樂之無若喜之無怒二句 臣聞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

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歛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遺棄宗廟身爲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躡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此上入字文衍猛獸將擊必餌餌當作弭毛帖伏鷲鳥將搏必

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仗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爲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





吳越春秋 卷五

親外爲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拔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噴。亦作頽。下墜也。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當作倡。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燼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漫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思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

請雖研體
自凌厲有
力

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豁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皆作皐如。曰。天有四時。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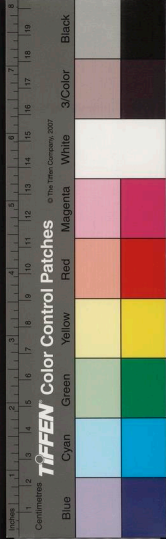
吳越春秋 卷五
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歷書秦滅六國。頗據五勝。而自以爲養水德之瑞。前漢律歷志同。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祉福。得下當有返字。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士。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

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卽鳴鐘驚檄。驚疑當作警。而召羣臣

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



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

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

操鋒履刃。艾音刈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

疑疑者字之誤。各同看字之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

越王默然不悅。而有愧色。卽辭羣臣。進計硯而問曰。

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

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

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

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其義未詳。或恐字誤。磻

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

之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日。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貪也。齊桓得

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

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

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

語。厥咎安在。計硯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

平平聲。試難事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

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論語唯指之

以使。曲禮者。指使。詁。指事。使人也。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態。



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益寡人也計硯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我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

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

史記

作七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

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夫

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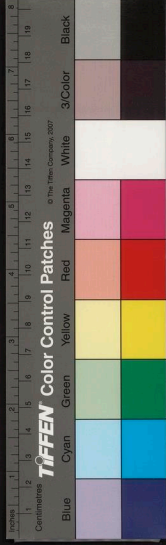
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

鬼鬼下當有神字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去聲

文亦兼鬼神言之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稟以虛其

下同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

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



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

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

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

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

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

陵山之山先泰古書帝王家皆

不稱陵之名自漢始 祀水澤於江州

今之江州吳西境楚東境越不得祀水澤於其地兼晉以前亦

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有江州縣又去越遠遠

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沛

也字本作州水也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

別州縣 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

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各

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有餘人入山伐

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

工作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

歌木客之吟

水經註句踐使工人伐榮楸欲以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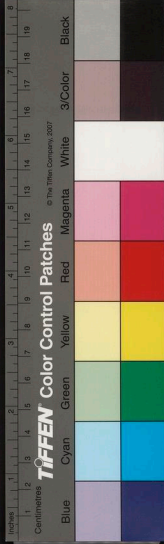
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

為楸杓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斲分

以丹青錯畫文章要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

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

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



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祐曰天生神木不假日夜

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茲事而信越嘗以其木致於吳而行人之辭乃曰東海役臣獻為殿之餘材甚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臺未曾敢上吳王以為畏法服威夫既天之產材若是其異人之致飾若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則越之為殿亦已伏矣而特以其遺餘奉吳何越之失言而吳之

易悅耶 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臺始基於閭閻而漸於夫差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行路之人道死

巷哭不絕嗟噓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史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戊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蓋旬空為孤對衝為虛餘五旬可以類推劉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欲七畧有風候孤虛二十卷

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



農師織卷
語而推經
卷二

身起者利

入卷五

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入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四時言則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四當作春生而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

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

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

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

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大象定者為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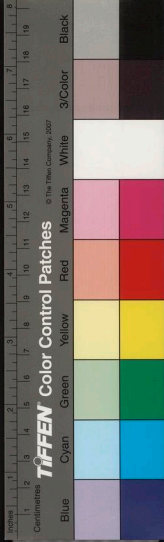
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

食從陰收著陟畧切望陽出糞通其極計三年

五倍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

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



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

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

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

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沙石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

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

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

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貌不揚曰寢通作疫廣韻寢陋又貌醜或

作侵史魏其傳武安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王大悅

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

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

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

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

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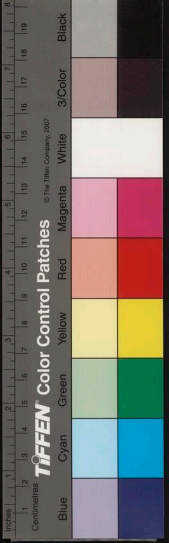
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

喜殷亡以妲已周亡以褒姒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有寵而亡殷幽王伐有

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寵生伯服逐太子宜臼大

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已女焉有寵而亡夏

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寵生伯服逐太子宜臼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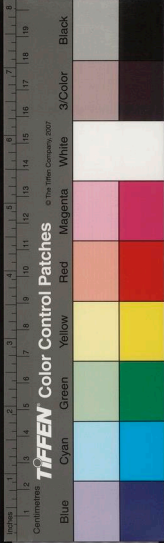
子奔申申人與繪岳戎攻幽王周於是乎亡妹音赤喜音嬉

吳王不聽遂受其女

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奈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上大夫種使上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饑乏道薦饑餒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卽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戀吾豈愛

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爲親不與未成寃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去聲下同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社稷以愧勾踐勾踐氣服爲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



王饑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餒。以食。蝮蝮名。一日。蝮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矣。豸。無足曰豸。疑當作豸。鹿遊於姑胥之臺。荆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太

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

雖勝。殷謂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

親戮王以爲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

者。誅。今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爲三家之表。意謂釋箕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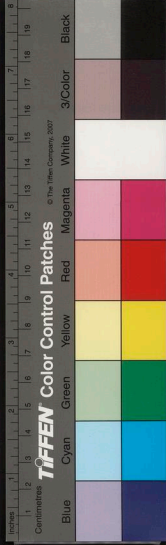
囚。封此子之墓。表商容之閭也。太宰嚭曰。子胥爲人臣。徒欲干君之。

好。拂君之心。以自稱去聲。滿君何不知過乎。子胥曰。太

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

去聲。外交敵國。內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爲羣小所侮。今

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



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宰詔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亡國之後五霸輔絕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卽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直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詔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

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饑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

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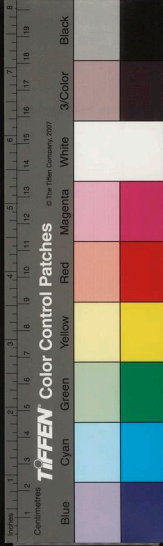
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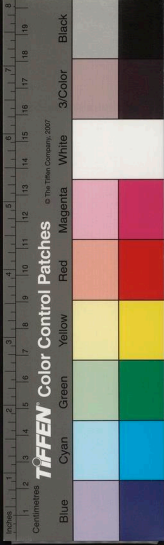
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

越曾經南林
在山陰縣南

國人稱

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





吳越春秋 卷五

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

試之於是袁公卽杖筵筵竹筵竹名筵直尋切筵

負管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卽捷未越春秋處女善

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卽魏林內之竹似枯槁未折

墮地女接取其末按此書末字當作未捷通作接易

晝日三接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袁公則飛上樹變

左傳子同生接以太牢記並音捷

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

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

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

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

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

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

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膝膝當作騰

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

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

其驗卽見越王卽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

長高習之教軍士詩註一文爲版五版爲堵左傳五

字疑當作隊長疑是版爲堵五堵爲雉版亦作板此墮

上聲高或人名也當世勝字上疑當

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

爲帶人
小陳作
係

齊請深而
世語自奇

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當作黃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世本黃帝作年夷作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孤父孤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

為見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釋名等柄曰臂鈞弦日牙牙外曰郭郭下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關闔有節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云琴氏傳大魏太魏傳楚三侯少長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少子執庇為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稱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益以桃子棘矢而備鄰國



也。楚右尹子革曰唯是桃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

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

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

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

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王內裹也。關為守禦檢去

止也。錡為侍從聽人。王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

將軍。王重負也。茲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王教

使也。金為實。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

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

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

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

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

中。射命中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

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蹠右足橫。旬左手若附枝右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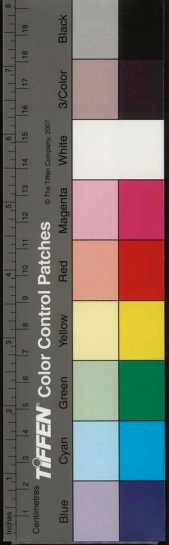
若抱兒舉弩望敵。翁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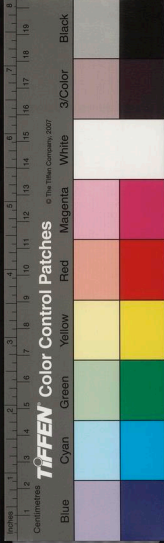
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其

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

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

周禮平聲





吳越春秋卷五終

二日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

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

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

於天事在於人入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

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

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卷五終

吳越春秋卷六

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自茲四年

間必謀之蓋皆以為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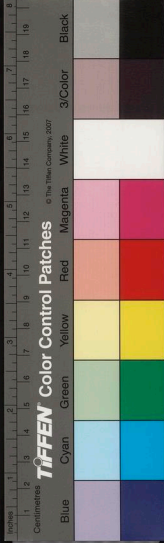
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

吾誠已說音稅下同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

氣卽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爲有

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也

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國人之辭



吳越春秋卷五終

二日參連前放一矢。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
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
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
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
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
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在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卷五終

吳越春秋卷六

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

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卽與范蠡謀伐吳。自茲四年。

間必謀之。蓋皆以爲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謂

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

吾誠已說。

音稅下同。

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

氣。卽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爲有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也。

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國人之辭。



身起者亦

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甲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為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為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

免者免身說也謂生子

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眠之

此與國語
增減
有

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

夫陽畜豚陰畜

生子三

人孤與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年釋吾

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

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

平

其居好

上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

禮之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國中童子戲而遇孤孤鋪

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

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女即會笑

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侯

吳越春秋 卷六
長爲天下所耻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報耻孤
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
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
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
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犬
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以兵
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
怠臣當卜之於天吳民旣疲於軍困於戰鬪市無赤
米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羸

當羸

作羸蒲水草
羸蚌蛤之屬

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筮

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也吳王
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怒不如詮其間

去聲

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年

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

去聲

越父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

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
卒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

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



大誠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若不患其衆不足而患其志行去之少耻也國語註少耻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

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徽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

以水犀皮飾甲也周禮犀甲壽百年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

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于是越民父勉其子兄

勸其策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道當

作導道當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

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國中空空虛

老弱在後太子鼫守兵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

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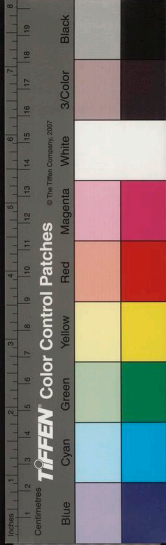
諸御千人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士謂

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笠澤之戰

越以三軍潛涉蓋以兵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

千人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

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



步起春和 卷六
下聞之卽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按左傳哀公十七年

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爲二十一年也

會楚使申包胥聘

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

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爲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

廟以爲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國語

惟是與馬兵革卒伍旣具無以行之誠聞開當作問於戰

何以爲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問包胥乃

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

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

不致其味聽樂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

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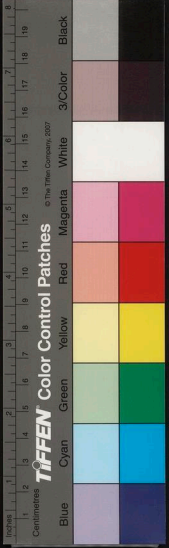
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國語欲民所欲去

民所惡烏故切稱其善掩其惡過各切求以報吳願

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

富者吾安之貧者吾子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

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爲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去聲不知，卽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乃請八大夫。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韋昭解五大夫，吾庸若成大夫種、范蠡、皐如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略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爲八大夫耶？

曰：昔吳爲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爲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中求，兵革旣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胥，卽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應難。去聲王曰：慎哉！大夫皐如



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信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平聲諸侯不恐於外。令去聲下令字

昔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

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

王背音倍下音垣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

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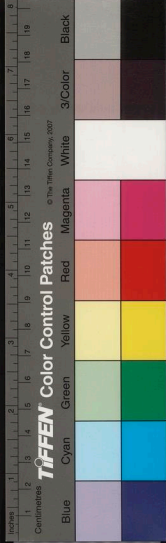
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也。吾見子。於是以

爲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

填之以土。夫人去筓。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

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

食音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



勇走秦和 刀笑六

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卽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徃征討我宗廟之

讎以謝於二三子令聲平國人各送其子翁於郊境之

上軍士各與父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

去之詞曰蹀躞摧長慝兮擢戟馭也音殊兵器詩父

以積竹入觥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說

文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今之取其有力釋名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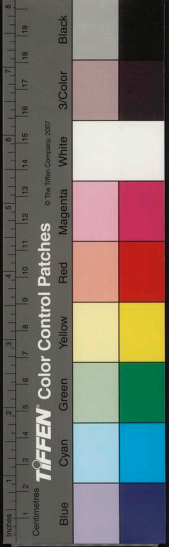
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離不降今以泄我王氣

蘇三軍一飛降去聲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

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耻兮威振八都

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貔猛獸陸機曰似虎或曰似天陸佃曰虎

五指爲貔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



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狗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樞李。斬有罪者三人。以狗於軍曰其淫心。匿行匿疑當作。不當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狗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狗於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子其

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狗於軍曰筋力不

足以勝不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

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

狗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即君所及其犯誅

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

上之死力道。見毒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卽爲之

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爲敬毒蟲而爲之軾。勾

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去。吾意者。今毒

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爲之軾。於是軍士聞



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猷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兜甲。爾雅：兜，似牛，註一角青色，皮堅厚，可制鐵鎗，卽甲也。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礮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

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爲二師，將以使我攻我衆，亦卽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左傳：載笠澤之戰，夾水而陳，吳之禦越，越之敗吳，大槩與此畧同。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圍。韋昭曰：圍，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別名。又敗

之於郊，又敗之於淙，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

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

陵。吳地記：在松江松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



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
 十里。越軍大懼。雷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雷雨奔
 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
 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
 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
 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
 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爲風雨以
 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
 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

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

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

左傳哀公二十二年越圍吳十年

是爲勾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爲勾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繫其事於一十一年以爲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

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

史記作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

國語作王孫雄韋昭曰王孫姓也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

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

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

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微



天之中。衷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為臣妾。勾踐不
 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
 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
 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
 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
 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
 鳴鼓而進兵，曰：王已為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
 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人謂吳王曰：吾置
 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

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

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

遂伏劍自殺。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劍而依之，死。吳世家云：自剄而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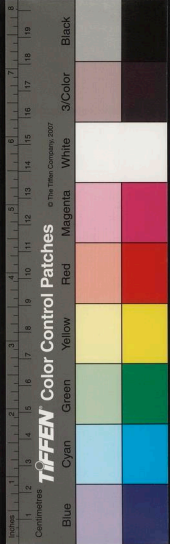
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益丘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勾踐雖與之劍，而夫差自以益死耶。勾踐已滅吳，乃以兵北渡

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

左氏作舒，大事記解題曰：徐州，卽舒也。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致貢於周，周元

王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

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水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



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立賀臺於越此

書無之亦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

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

事王問為為當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

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

之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

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音乃命樂

下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去聲功成作樂

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辭還耻威

加諸侯受霸王之武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

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

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

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人當何須大夫種進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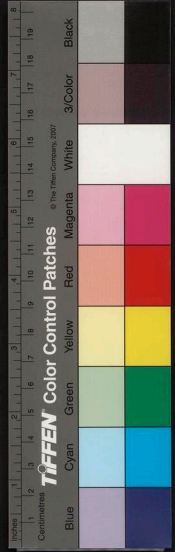
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

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一蒼

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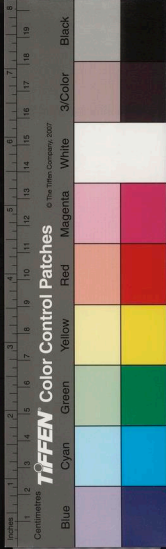
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

賞無所吝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三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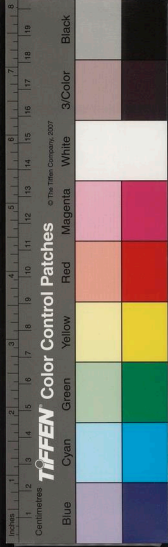
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
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
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
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
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爲書遺
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秦終必否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
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
王爲人長頸烏啄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

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
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微倖三十四
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
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
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
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
恐讒於太宰詬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
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則大當作父流汗之愧
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



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耻臣所以當席
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
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
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
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分國共之去乎妻
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侯時計不數音謀死不
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
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
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

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
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
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
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
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
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
佯狂大夫曳庸扶同臯如之徒日益疎遠不親於朝
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
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



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

曰臣所以在在當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

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

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

去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如

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桓攻公

公奔于衛遂如越陘楚地也杜預曰有陘氏既有山

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

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音文種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

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

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

誠數音以損聲色減淫樂奇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

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

死昔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

烹敵國滅謀臣云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

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

耳以成人惡大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

食不亨身當哺以惡何句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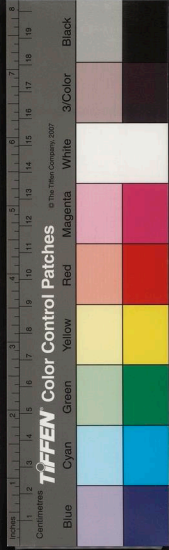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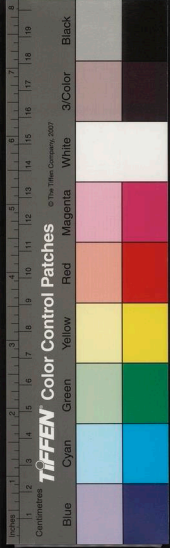
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爲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旣免於患難。雪耻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爲佞。在君爲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

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盧當作錢。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喻矣。遂

伏劍而死。

徐天祜曰。勾踐脫囚虜之辱。苦身勞思。君臣雖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令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其無知。焉用謀之。





吳越春秋 卷六

夫大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

種所以仰天而歎又自笑也即卧龍山又名種山一日重山太平御覽樓船之卒

日種山之名因大夫種以語說成重也周禮冢人丘隧註美道也疏

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美曰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美道史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美索隱曰美音延延墓道

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中美下外美上卷夫差傳美門當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

亦與此同義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侯者

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臣霸

於關東從郢邪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

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第

此近種官
惟思所記
然每則佳

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

王僚傳被蒙錢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

有四尺蓋十六尺為常益四尺則二丈也出死士以

三百人為陣闕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

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

獻之大王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

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

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識昔者

夫子將見趙簡子聞賓鳴犢犇犖之死臨河而不濟

為其殺賢大夫而謹傷其類也至作為取操以京之

文種非賢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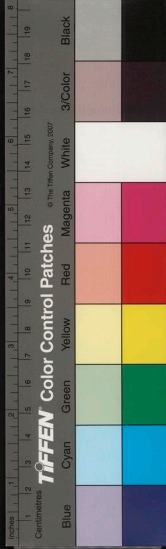
數語盡越
志節而勁

吳越春秋 卷六

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越王芻
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
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檝為馬
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
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木客山
取元常之喪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絕曰木客大家者元常冢也欲徙葬琅
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燂風燂火飛貌風飛砂石
以射人人莫能入水經註冢中分風飛沙射人不得近勾踐曰吾前君
其不從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
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按史年表勾踐二十

五年是為秦厲共公六年此書為秦桓公不如吳王
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蓋一
百有六年矣桓公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
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
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
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
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
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自越
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子何



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為伐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

通鑑外紀勾踐三十二年薨

謂太子

與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與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于不揚不揚卒于無彊彊卒于玉玉卒于尊尊卒于親自勾踐至于親其歷八王皆稱

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吳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十世為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黃帝 昌意 顓頊 鯀 禹 啓 太康

仲廬 相 少康 無余 無玉去無余六世

無暉 夫康 元常 勾踐 與夷 不壽 不揚

無彊 魯穆柳有幽公為名 王侯自稱為君

尊親失琅邪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王格格當作稱

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善返越國



吳越春秋卷六終

至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此書載越世次自勾踐考之則十世矣無疆王之侯之子所謂王侯自稱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疆時楚威王與兵大敗越殺無疆盡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凡一百五十三年通鑑書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于親歷入王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親象皆失去取邪徙于吳為楚所滅與史世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疆之死眾散久矣非王親時失眾亡國也又記年月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吳越春秋 卷六

十一



